

伟大的博物馆

博洛尼亚 国家艺术画廊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

[意大利] 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 编著
孙迎辉 译



精评馆藏名作 点亮艺术之眼

 译林出版社

伟大的博物馆

博洛尼亚 国家艺术画廊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

[意大利] 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 编著
孙迎辉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 (意) 布斯卡罗利编著; 孙迎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

(伟大的博物馆)

ISBN 978-7-5447-5880-2

I . ①博… II . ①布… ②孙… III . ①画廊 - 介绍 - 意大利 IV . ① J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0530 号

Original Title: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

Text by Beatrice Buscaroli

© 2005 Mondadori Electa S.p.A., Milano-Italia

© 2018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yca S.p.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yca S.p.A., via Leopardi, 8-20123

Milano Italy-foreignrights@atlantyca.it-www.atlantyca.com

Cover picture © 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594 号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意大利] 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 / 编著 孙迎辉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王 锦 肖 瑶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肖飞燕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张立波

印 刷 济南新先锋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 × 1270 毫米 1/12

印 张 14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880-2

定 价 3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目 录

8

前言

11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21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主要馆藏

155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参观指南

158

艺术家和作品索引



点亮艺术之眼
——伟大的博物馆



伟大的博物馆

博洛尼亚 国家艺术画廊

Pinacoteca Nazionale Bologna

[意大利] 贝亚特莉切·布斯卡罗利 编著
孙迎辉 译

 译林出版社



ONIVS

ALB







目 录

8

前言

11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21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主要馆藏

155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参观指南

158

艺术家和作品索引

前 言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是一座建立于拿破仑时期的博物馆，但人们想在城市中兴建公共美术馆的想法早在巴洛克时代就已经产生。事实上，第一个提出建立公共机构，用以保存并研究博洛尼亚光荣绘画传统的倡导者是卡罗·切萨雷·玛尔维萨，这位业余画家、杰出的博洛尼亚艺术学者，于17世纪末首先提出了这一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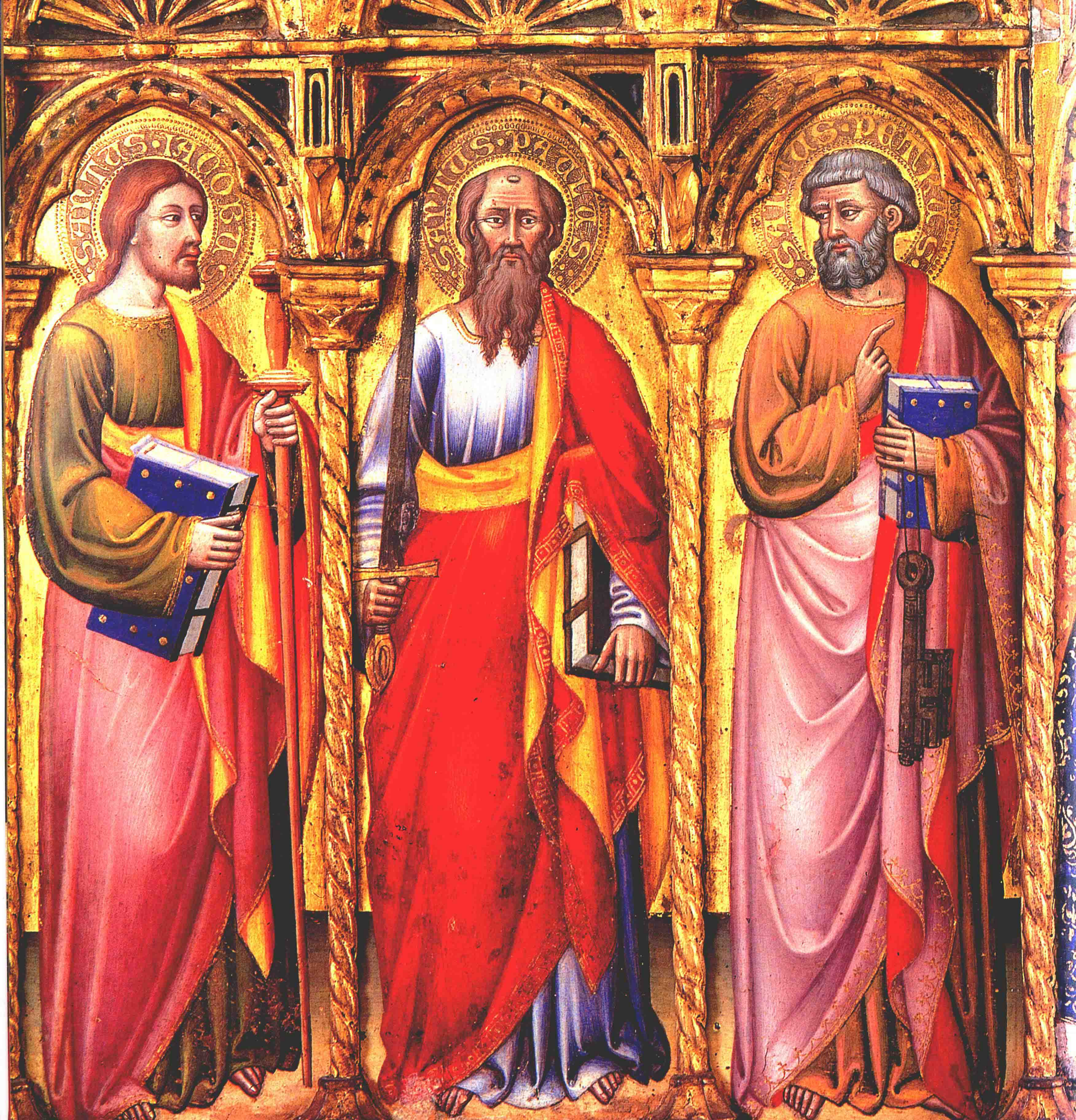
然而，直至1712年，随着博洛尼亚第一所公共艺术学校，即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的诞生，设立一个博物馆机构的具体条件才得以具备。正是普洛斯彼罗·洛伦佐·朗贝蒂尼，这位博洛尼亚大主教、未来的教皇本笃十四世，孜孜不倦地推动了这个机构的创立，因为他想要在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内部“创建一个画廊，并将博洛尼亚大小教堂中所有著名画家那最精湛华丽的祭坛画都收入画廊中，使它们免受损害”。弗朗切斯科·赞贝卡里响应了红衣主教（主教本人也向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捐赠了自己的绘画收藏）的呼吁，捐出了一些16世纪的作品。这些作品一部分是从古董市场上购得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一座被拆除的老教堂。几十年后，赞贝卡里家族的另一位成员——贾科莫侯爵，欲将大量的画作与雕塑作品在其死后捐赠给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然而由于继承人的强烈反对以及18世纪后期的政治动荡，这些艺术品只得在数年之后才得以归入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

自1794年起，随着启蒙主义风潮传入博洛尼亚以及拿破仑对它的侵略扩张，博洛尼亚的教堂与修道院也罹遭破坏。不计其数的艺术作品从祭坛和回廊上被取下并被堆放在原圣维塔大教堂的内部，而其中最优秀的艺术品，则要从这里被运往巴黎。1805年，米兰画家安德烈·阿比亚尼来到博洛尼亚，从中拣选了50幅画作，带回了布雷拉。而剩下的画作，则被转移至原圣依纳爵修道院——这里一度曾是耶稣会士的总部。在这里，国家画廊独具雏形（并立刻向公众开放），而在国家画廊一侧，新的美术学院也随之诞生，在辉煌一时的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没落后，这座拿破仑时期的新美术学院便应运而生了。

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殚精竭虑，致力于将一个世纪前法国人掳掠的艺术珍品从巴黎带回博洛尼亚。地方史料中也记载了满载名画的大箱子被送抵原圣依纳爵耶稣会修道院这一历史事件：好奇而欢悦的人们将博物馆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满怀惊喜地见证了层层严密包装的大箱子被开封，拉斐尔·圣齐奥、阿尼巴尔·卡拉齐、圭多·雷尼等名家的名作得以重见天日。几乎整个19世纪，工作人员都投入画作整理与博物馆布置的复杂工作中。直至1883年，赞贝卡里家族第二份遗产捐赠的漫长纠纷才得以平息。1885年是画廊的“奇迹之年”，在这一年画廊终于重新开放。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收藏了13世纪至17世纪博洛尼亚绘画中的珍品，然而更为奇特的是，馆藏中最负盛名的两幅作品并非出自博洛尼亚画家之手：第一幅是乔托绘制的画屏，第二幅则是拉斐尔·圣齐奥的《圣则济利亚》，这两幅作品足以证明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的吸引力。

马可·卡尔米纳蒂



IN NOMINE DOMINI AMEN

IN NOMINE DOMINI AMEN

IN NOMINE DOMINI AMEN

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

秉持自由而好奇的精神，拥有天才而智慧的大脑，这就是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博洛尼亚收藏界的先驱。他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自然与艺术瑰宝的收藏事业，创立了博洛尼亚第一个“博物馆”，其藏品以化石、植物与动物为主。在他逝世后，这些藏品被转赠予博洛尼亚参议院。

“为了这些收藏，我散尽千金，呕心沥血……为保护珍品免遭不测……我将我的珍宝赠予博洛尼亚。希望他们能将其置于安全之处，妥善保管，以供研究……”1603年，阿尔德罗万迪在遗嘱中这样写道。阿尔德罗万迪也成为博洛尼亚收藏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表明了自收藏活动诞生伊始，便与公共利益的理念相辅相成，包含公共保存与公共认知两个层面，而这些概念，直至18世纪末才广泛地被人们接受。

除了阿尔德罗万迪的收藏外，博洛尼亚国家艺术画廊也汇聚了博洛尼亚其他官方藏馆的珍品，而画廊的历史也与其他名字及历史事件相关联。阿尔德罗万迪这位伟大生物学家的收藏精神，更是令后人代代相传，与其他最卓越的精神一起，成就了今日的博洛尼亚——一个拥有约40座博物馆的城市，其博物馆数量相当于意大利全部博物馆数量的1%（意大利国家统计局1996年的数据：意大利共有4144家博物馆，相当于欧洲约35000家博物馆的12%）。

阿尔德罗万迪的收藏精神在其他才华横溢的博洛尼亚学者中也得以发扬，如路易吉·费尔迪南多·马尔西利，作为伯爵以及意大利教皇护卫队的总指挥官，他也是学识广博的文人与收藏家。为了遏制城市“研究”的衰落，他在18世纪创立了科学与艺术学院，即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的前身。为了取得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的庇护与认同，该学院由此得名。

1757年，博洛尼亚籍教皇本笃十四世普洛斯彼罗·朗贝蒂尼向美术学院运送了不计其数的古石膏雕塑，组成雕像长廊，并任命雕塑家埃尔科·莱利作为官方看护人。1762年，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拥有了第一批作品，这8幅作品来源于抹大拉圣玛利亚老教堂的遗迹，由博洛尼亚的贵族弗朗切斯科·赞贝卡里购于古董市场。这是赞贝卡里的第一份捐赠，也是博洛尼亚艺术遗产

中最原始的“公共核心”部分。这些赠品后经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转赠予国家艺术画廊。1884年，赞贝卡里的第二份捐赠品到达国家艺术画廊，赞贝卡里家族也因此博洛尼亚——一个几乎所有古老的贵族珍藏都散佚于市场的城市中，显得出类拔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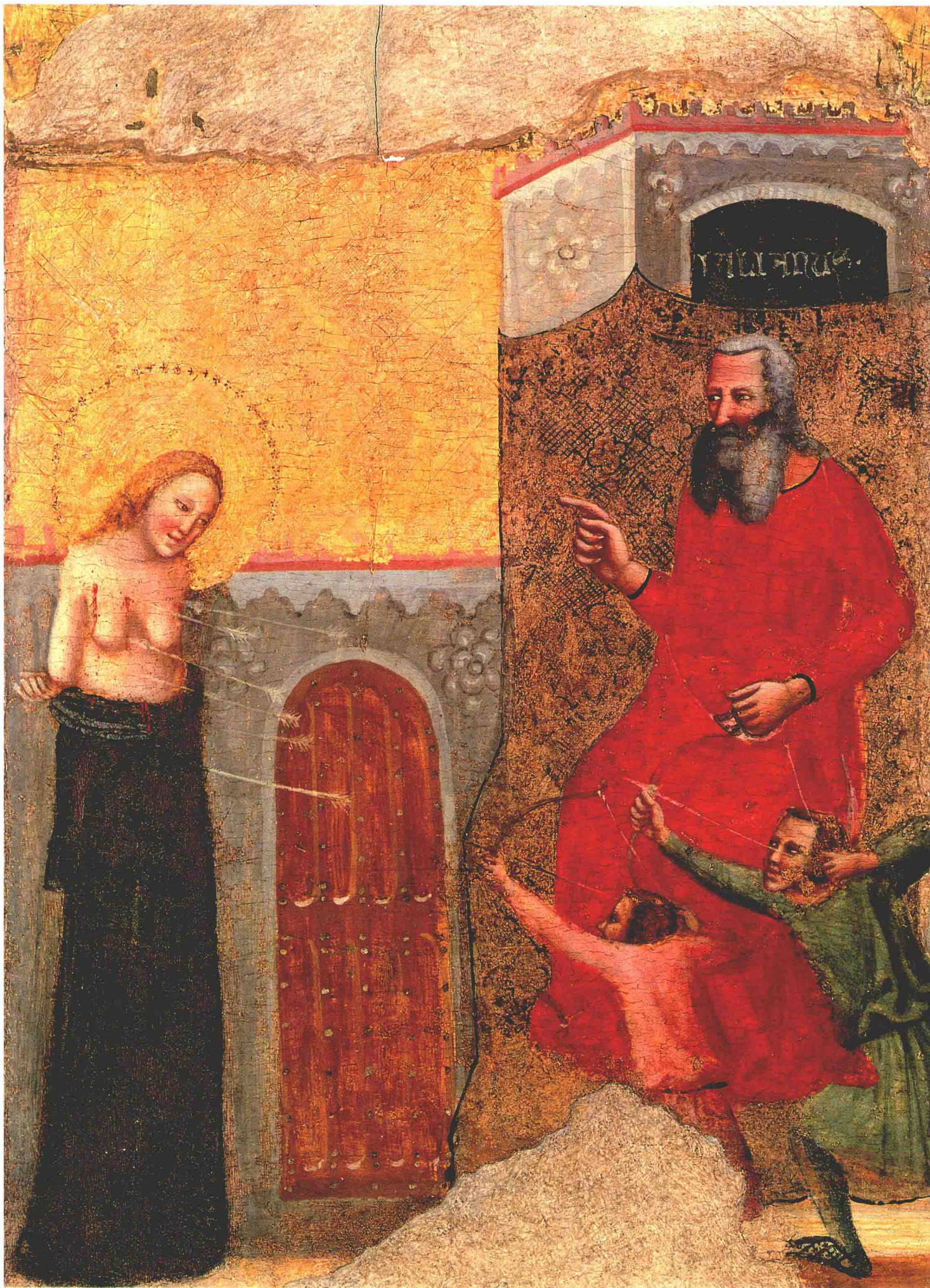
切萨雷·纽迪自1950年起担任国家艺术画廊馆长，他曾这样写道：“博洛尼亚有幸在整个18世纪经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充分表明了文物保护与监管的重要文化意义。而这可能归功于17世纪的首位博洛尼亚艺术史学家卡罗·切萨雷·玛尔维萨牧师一些相对有效的做法。早在1749年，著名的教皇本笃十四世普洛斯彼罗·朗贝蒂尼就曾针对当时日渐腐朽的艺术品的所有权问题颁布敕令，以解决由此引发的经济与法律纠纷。这道教皇敕令，遏制了18世纪下半叶博洛尼亚大量倒卖与收购艺术品的现象，而其他周边城市，如摩德纳与帕尔玛则深受其害。拿破仑的政策改革，虽然从表面上看，好似征服者所施加的暴政与严酷法规，但实际上，这些规定也实现了新的现代国家职能，即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从本质上讲，这些文化遗产属于集体财产，应为社会大众所服务。”

众所周知，1796年至1797年间，拿破仑远征意大利，无数艺术品被带往巴黎。部分画作因而离开了博洛尼亚，而更多的战利品则在拿破仑镇压意大利后，被堆放于原圣维塔大教堂。拿破仑侵占博洛尼亚之后，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也发生变化，转为博洛尼亚美术学院，并于1802年9月8日，与米兰美术学院同时正式成立。新的美术学院继承了原克莱门蒂娜美术学院的艺术藏品——来自科学学院的文物古迹，以及1797年至1810年间，拿破仑军队从博洛尼亚各个教堂与修道院（31座男修道院、38座女修道院、29个工匠作坊、教育机构与当铺）所掠夺的大量作品。

1803年，新国家美术学院所属的画廊藏品被转移至原圣依纳爵耶稣会修道院，该修道院由阿尔方索·托雷贾尼设计建造（位于现在的美术学院路上），而其中三间用于存放藏品的大厅，则是由里安德罗·马尔科尼专门设计的。在众多接受委托、为美术馆做出卓越设计的建筑师中，值得一提的是，安东尼奥·卡诺瓦也位列其中。正如地方志中所记载，1811年5月19日，“受委托人亲笔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卡诺瓦亦为此贡献”。卡诺瓦更为人所熟知的，则是他不懈努力，致力于将转移至法国的艺术珍品重新带回意大利的事迹。

1815年，19年前从博洛尼亚运至巴黎的大部分画作得以重返故土，其中包括拉斐尔的《圣则济利亚》（法国人将其放于油画布上，并进行了精细的修复）、帕尔米贾尼诺的《圣玛格丽特圣母》、圭尔奇诺的《阿奎塔尼亚的圣古列尔莫》、圭多·雷尼的《哀悼基督》《婴孩殉道》与多美尼基诺的《圣艾格尼丝殉教》等。

装满画作的箱子堆放于瓦尔德波萨路上的圣灵小教堂内，人们决定等待安东尼奥·卡诺瓦到来，完成开箱。侯爵安东尼奥·博洛尼尼·阿莫里尼叙述道：“非常欣喜地见到卡诺瓦，这位将会流芳百世的伟人，亦热心地亲自协助其他工人，起掉钉子，一个个地打开箱子，将人们期待已



普塞乌多·雅各彼诺（博洛尼亚画屏大师）
《圣克里斯蒂娜的殉教》
约 1329